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昌黎集

(六)

韓愈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韓 昌 昌
(六)
著 愈 韓

國 學 基 本 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者 篆 編 總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韓昌黎集

卷二十六

碑誌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或無郎字。孔君名戡。孔子三十六世孫時與公偕分司東都。卒公爲作此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昭義軍潞州也。在河東今爲昭德軍。貞元二年八月以盧從史爲昭義節度使。表戡爲書記。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頭一抑首伏氣。伏或作吐。方云。叔孫通傳所謂伏首者也。作吐非。○今按漢傳言伏氣猶言屏氣耳。與漢傳語異。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上或有且字。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聾聽喘汗。常或作作意亦通。從史常聾聽喘汗。當非是。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或作意亦通。非是。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以有或作有以。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或無者字。皆上閣本有唯字。會宰相李公鎮揚州。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猶或獨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

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江南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驩州司馬歐文忠書從史禱聰明山記曰閼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裔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爲重裔所縛嗚呼福成敗之理甚明先事而言則罕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南下或有府字陰下或有縣字廣武原或作某地云唐河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有及第字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下或有軍帥死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或無自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方分或作非是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君或作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諸本作祖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父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方从蜀本云今本所紀父祖官職多誤蓋後人續增公諸志皆載二世此只言父祖已非考世系表及孔戡志此以如珪作圭郎中作員外郎著作佐郎爲郎又非也駕部乃戡贈官此以爲其父所贈又非也○今按此姑从方本無大利害但方詆諸本止載二世爲不入例而其所據之本此志亦只載二世云駕部乃戡所贈官而戡實贈司勳皆非是世系戡志與此志文亦未知其孰爲得失恐皆未足以判其是非也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巖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殮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

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方从杭本無傷字○今按此傷字諸本皆有文理音韻皆無可
以諸本補之

甚可怪也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或無散字君或作尹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爲都官員外郎爲銘

杜氏自戴侯畿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

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有三子恕理寬恕字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

從事中郎河東太守洹水出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下或有裕字慶延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儀正倫高宗顯慶元年猶封襄陽公

顯慶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

太宗始詔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

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或複出嗣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或作大大理生廩作少卿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

廩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

不載濬州日誣劾章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杜兼對乃取其在濬州能搔鍾離令之譏今二事訛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訛與傳異故敍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

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兵字殊無理甲字亦疑衍或當在兵字上姑闕以俟知者

晁本如此諸本甲三千人四字皆在下文金魚之下而魚下復

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爲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旣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卽除吏部郎中。或無中字遂爲給事中。出爲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蔞之女。音既生子男三人，柔立爲天長主簿。詞立爲壽州參軍。誼立爲順宗挽郎女一人。無爲字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作乃作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渙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廩虛空。事在人在于人，作不在一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夫下一無守字。仕

襄陽郡王七字平陽或作陽平。从石本考唐世系表當从平陽碑銘或作碑文。○今按此篇多

从石本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

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其後云元和

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

代或並作世石本衰或作充閣杭本世表作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尙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冀或封農鄉公。冀子文昇，平愛，秦三州刺史。封宜城縣公。昇子元懿，榆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令下或有間字，開元受賜更名。賜或作錫，嗣恭其初次令元懿子太原令。

尉席豫謫陝河朔表爲蕭闢令徒神烏姑減二縣考績上
上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晉恭因賜今名字懿範書于太史治行靈州治或作始永泰元年閏十
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爲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殺
度使呂崇貴十月以嗣恭謙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享有不祀紹
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以平蠻南功轉檢校兵部尚書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或無司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
嫡子嗣恭二子恕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選或作遷貞元初以應爲虔州刺史割餘零都作縣安遠以利
人屬或作民下同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遂臨
宇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除水害上田或作苗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
蘆州又甓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
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
蜀閩誅蜀下別出劉字或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鑄將反以聞置鄉兵萬二千人鑄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
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自常州除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非是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
坐牢江東心鑄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鑄其說響山石響山宣州山名居宣五年以疾
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者字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民下同歲熟以
其得收常有贏利贏或故在所人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卽其處拜左
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歲上或無其字上或有享字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
原夫人榮陽鄭氏祔旣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旣下或有而字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

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冀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泊溫厥緒旣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作民或下完上實師于其鄉鄰寇逼屈營軍響山牆屋脩施脩諸本皆然方奔喪功刻表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敍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作凡代一維難其保旣顯旣願碩作戒于終答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界後承或作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在經在或作有以告無期博士是銘博士或作傳世○按公是

烏氏廟碑銘

烏重胤之父也許孟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元和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爲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宗官爵以承宗爲招討宣慰使命是復起從史委其成功十月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詔削奪承宗官爵上請發本軍討承宗由是進兵共討恒州四面藩鎮各進兵共討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從下或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路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以其卽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大夫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竊議曰先公旣位常伯謂工部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三室同宇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字韋昭曰謂上同下異也宇一作牢非○今按後漢以來

公私廟制皆爲同堂異室。乙巳升于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世本十五卷錄黃帝以來帝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左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入城邦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云冬十月齊烏枝鳴戍宋。一本在齊有餘枝鳴者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史記秦武王時力士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玼子也。溫公考異嘗加辨正。宋樊本皆作承玼。蓋孟容嘗爲承玼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贈下或有工部字玼。或張掖初貢獻內屬代爲功臣。因官徙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突厥。屬或作壓。○今按屬亦連屬之章四黑水。從戰捺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汗干。今从許碑定从干云可突干契丹之勇將也。新五渤海。從戰捺祿走可突干。傳奚契丹入寇。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干奔北。渤海擾海上。或無擾○據葛切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汝霖云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道之至然止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要害。則是捺祿走可突干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据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公考異以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刻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塗原累石。累或作壘。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尙書獨走免。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杭蜀粹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卽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爲長重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或作右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制有或作疆數備禮登言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其壇或作疆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卽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蜀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西爲上方本爲是爰鑿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作孰其克對無羞克或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難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榮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榮陽索上今鄭州榮陽有索水卽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豁字君明爲太常少卿五世孫仕垂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榮陽太守豁子溫燕太子詹事生三子晉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公令者曰嘉範簡生季駒駒子炳四世孫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涼之戶曹參軍涼之或作涼州公諱儻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季或作李謂下或有曰字稍長能自課學課或作謀○今按蜀志出師表自謂作必其亦作自課恐公用此語明左

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大曆四年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
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東道節度使澤奏僭爲參軍戶曹殯于涼涼地入
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榮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感公能有使字或無哀字云自少而長求之不置也○今按心字當屬下句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
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
就閒或作問非是或無卒字有就或作其說非是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卽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考嚴綬傳將說李說也或無即詔字馬下或無復出節字
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說卒僭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充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
使節度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昇或作升帥或作師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
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鄰之交賄省姱嬉之大燕姱或作誇校講民事校講或作誇校施罷不殆日用能
以十月成政氓征就寬氓或作民軍給以饑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能
臨朝者三日或無能字贈尚書右僕射卽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
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氓吏軍下或無之字或作之軍氓或作民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石忻代憲凡九州外夷狄
厭者若或从閭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令狐楚嘗爲太原從事唐志有表奏名人

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與善屬上句，好樂屬下句。蜀本以善爲其而連好樂爲句，又云名入魁士。呂氏春秋語：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常或作嘗，下同。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患下或有勢字。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或有田氏字。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舛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後集錄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予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證書，并篆額京兆府廨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武元丞相吉甫李吉甫丞相絳李絳召太史尙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忘。○此篇今亦从方氏所據。」石本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弘正父廷州爲滄州刺史，恒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爲副。蓋悅父承嗣與廷玠爲從昆弟也。及悅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州同爲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

愈承命慄恐明日詣東上閣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
史臣克作爲駢駢泮闕之詩○駢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假音格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
家服上或有能家字靖或作靜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隸字或無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
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州或作博或無
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始名
興季安時爲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季安高祖環平州人官都水使者環二子守義延惲延惲安東都護府
衙內兵馬使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琳子悅
延惲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
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婢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
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
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
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此據石本外或作內受或作臣狎于太寧或作治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
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魏土嬰兒戲兵嬰兒謂吏戎愁毒莫保腰頸或作領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謨奔
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天或作王左傳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注言束縛弓戈考核度利提壠
不事君也又云二三子順天明公語出此

籌戶提或作堤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于宗或作宗廟以降或作降以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橐或作橐蜀本作橐石本同但省人耳○今按橐謂弓服橐乃橐之無底者非兵仗也當从石本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子思乃父追秩夏卿婉德媛賢梁國是榮婉配也言梁國是榮兵部之德媛孕也左氏后續方媛媛資謂生田弘正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暨暨果毅也禮戎也○婉匹詣切媛之刃切又音身作承輔承或作丞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饗或作嚮爾祖爾思或作祖考之思或作爾祖爾思之思

卷二十七

碑誌

劉統軍碑
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此篇並从方所据石本爲正可疑者別見諸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許下或無軍薨既葬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將反机于京舍于墓次机或作柩或作几或作主京下有師字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不可誣可下或有以字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太常上或有謚威公有謚有幽堂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

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昌裔四子縱哭或無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

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

陽曲之別繇公祖遷昌裔曾祖承慶爲朔州刺史祖巨故爲太原晉

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曾祖考爲湖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于公身三世晉人

趙德夫時所立不應差其世次莫可曉也○今按劉志在後卷所述世次尤詳與再世之云皆不合亦石本不足信也

上於金切來

驗也一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暗噫下烏界切來

告邊帥或作師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彫說子琳事通鑑亦可考新書作楊惠琳誤矣

公由游寄單船諭招舟注單船折其尾毒作旗檣尾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不售去入三

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

詣闕謝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後琳死客河朔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

詣闕謝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後琳死客河朔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漢州也辟昌

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強寇氣死

建中初曲環爲邠寧兩軍都知兵馬使其收漢州也辟昌

德宗異之

昌裔爲判官爲環檄李納劉曉大義環上其薦德宗異之

決

敗算成效於屈指

環有許師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還

公遂佐之蘇民軋敵軋或作朝多出公畫

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

蔡卒幸喪圍我許郢新師不牢勸勤將逋

○勸曲羊切勸如羊勤又遠也

一切公爲陳方或作力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

方云或云此當脫一句非也○今按此篇文體整齊無

果孰是也石本之不足信遂至遁敗

貞元十五年八月

環卒淮西

吳少誠

遣兵掠臨穎

陳州刺史

上官說

此又顯然前亦屢辨之矣

遂至遁敗

貞元十五年八月

環卒淮西

吳少誠

遣兵掠臨穎

陳州刺史

上官說

爲少誠所虜丙午以說

爲少誠所虜丙午以

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說欲棄城走昌裔時爲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以功遷陳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敝蔑不克矣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實許之半功拜陳州刺史以聲駕元侯以勢自憚敗于溵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

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爲來陳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自意迎拜歎服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貞元十八年以昌

裔爲陳許行軍司馬

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

稚耋嬉遊或作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旣長事官峻之大夫峻諸本作浚○今按此二字亦可疑未詳其說其償未塞僕射以都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償或作賞以或作已○今上句有未字此當作已然此集二字通用者亦多姑从舊

民廬室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壞廬舍漂溺居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卽疏言此皆臣憊防斷不補瀆民於泉作償臣耄且疾宜卽

大罰上曰燔害滅除字本秦刻大罰上曰燔害滅除字本秦刻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

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歎絕歎或作歎絕大赤也字見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

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乘人愁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皋代之詔昌裔還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眩閔有加錫命爲統軍龍武

中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云荆文寤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無徐偃王辨見於楚詞補注